

唐代奇作者暨其時代

張長弓 著



商務印書館



人 民 百 科 小 冊

唐 宋 傳 奇 作 者 暨 其 時 代

張 長 弓 著

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人民百
科小冊

唐宋傳奇作者暨其時代

著者 張

長

弓

出版者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上海河南中路二一號

發行者

中

國

圖

書

發

北京絨線胡同六十六號

發行所

三

聯

書

店

中

商務印書館

開明書局

印刷者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各地分店

★版權所有★

(80321)

1951年2月初版 定價人民幣1800元

1-2000

目錄

上 傳奇作者與社會上的新興階級

一 唐代社會的經濟形態

二 新興階級的起來

三 傳奇作者是新興階級的戰鬪員

四 論傳奇體與傳奇昌盛的另一因素

下 傳奇作品興起於中唐以後

一 單篇傳奇作者時代考

二 傳奇集子撰者時代考

三 辨證盛唐以前的三篇傳奇



3 0526 2758 9

145001



唐宋傳奇作者暨其時代

上 傳奇作者與社會上的新興階級

一 唐代社會的經濟形態

唐代新興階級的起來，（註一）是由於唐代商業經濟發達的結果。唐代傳奇作者的出現，是與新興階級以俱來的。（註二）就作者的生活環境去講傳奇的興起，是本文的主題之一。所以作者羣所屬的階級與所處的社會，有首先說明的必要。凡是一代政治制度的更改，多由於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。春秋時代，一時商業經濟發達，商人便抬起頭來。商人本是社會上的細民階層，居然可與貴族攜手並肩，於是封建的堡壘，階級的尊嚴，就被那商業經濟的浪潮腐蝕與衝



破了。唐代社會形成世家大族的舊階層，進士功名的新階層，也是商業經濟發達的結果。自從隋煬帝置甘肅武威、張掖等郡爲中外貿易商埠以後，自西南來中國貿易的達四十餘國。到唐代陸路開闢天山南路，與葱嶺以外各國通商，海道有阿拉伯人自波斯灣、印度洋，繞馬來羣島來中國貿易。高麗、日本的商船，也是常來常往。所以在唐代的長安、涼州、廣州、交州、揚州、泉州這些城池，就是國際貿易的場所。由於商業繁榮，在平民社會中，形成了多少富商大賈。商人有錢以後，官庭自然要看不起他們，因爲國庫支絀時候，必須向他們週轉。如肅宗時，曾借江淮富商的資財，稱作率貸。德宗時，又借得商錢五百萬緡。（唐書食貨志）當馬燧討田悅時候，在京師搜刮商戶。（唐書本傳）朝廷既然時常借重商民，則商民時常可與官僚攜手，那末商民在社會上的地位，自然抬高起來。並且要慢慢參加政治了。本來高祖武德七年，頒令工商雜類，不得預於士伍。那時候對於工商是如何的視爲賤民啊！但在肅宗朝，「賣官鬻爵，以裨國用。」（唐書食貨志）有錢的工商，也可以賄買到一官半爵。憲宗

朝，商人於戶部、度支、鹽鐵三司任意飛錢。（唐書食貨志）亦可以見到商人金錢的力量，衝破了官庭的尊嚴。既然上下交爭利，無怪乎，第五琦以錢穀得見於上，（唐書食貨志）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。（唐書韋處厚傳）那麼，擁有鉅資的富商，自然是朝野頂活躍的人物。（註三）從此，世家大族，以門第相矜持的階級，不能不感到「暴發戶」的威脅，不能不痛惡社會風氣的敗壞，於是漸有仇恨的意識，而階級的分野亦日益顯明了。所以新興階級的起來，主要的原因，是商業經濟破壞了農業經濟的結果。

（註一）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（商務版）對於新興階級的起來，論述甚詳。

（註二）馮沅君唐傳奇作者身分的估記一文，論及傳奇作者與進士階層的關係，足供參考。
文刊文訊第九卷第四期。

（註三）案新唐書高瑀傳：「自大歷後，擇帥係出宦人中尉，所輸貨至鉅萬」。可見有鉅萬之富的資本，能夠與宦官勾結，立即變作顯赫的人物。

二 新興階級的起來

新興階級形成的時代，當以科舉時以文章見重的時代爲圭臬。那些大衆階層的子弟，既缺乏門戶的蔭庇，惟一上進的階梯，是憑着自己的文章，去參加皇王的科選。唐代君主爲了適應當前的社會形態，給「暴發戶」子弟開闢一條出路，於是在明經外，又有進士、秀才等科目。案諸史實，高宗永隆中，始以文章選士，武后君臨天下的二十餘年，公卿百官無不以文章自見。「開元天寶以後，父教其子，兄教其弟，雖五尺童子，莫不以不言文墨爲恥。如以進士而得科第，其聲名震動天下。」（註一）肅宗以後的宰相，往往是以文學進身的人物。據唐摭言載：「進士登第以後，位極人臣，十有二三；入於顯列，十有六七。」當日「暴發戶」子弟，既是這樣的容易發迹，世家大族如何能看得下去。所以新興階級的形成，應當在中唐以後。至少新舊兩個集團鬭爭的尖銳

化，是中唐以後的事。譬如重門第的李德裕黨，重科舉的牛僧孺黨，兩黨對立，互相攻擊，正是武宗年間。李德裕攻擊那些「暴發戶」的子弟說：「然朝廷顯官，須是公卿子弟。何者？自小便習舉業，目執朝廷間事。臺閣儀範，班行准則，不教而自成。寒士縱有出人之才，登第之後，始得一班一級，固不能熟習也。」（舊唐書、武宗紀）。又文宗時鄭覃攻擊「暴發戶」的子弟，「深嫉進士浮薄，屢請罷之。」（舊唐書，鄭覃傳）。似此種情形，以進士發迹的人物，其精神如何能不感受威脅與壓迫呢。於是很自然的由座主門生，或同門的關係，結成一個集團，以便向壓迫者對抗，藉求政治勢力的發展，可以說新興階級是由環境的逼迫慢慢形成的一個集團。

關於「暴發戶」集團中的分子，亦有講明的必要。唐代各大都市，既爲國際貿易市場，則外僑久居中國，或樂中國風土不再返國者，一定不少。案通鑑載：「貞觀三年條，有胡客留長安者或四十餘年，皆有妻子。」（唐紀四八）又新唐書載：「始回紇至中國，常參以九姓胡，往往留京師至千人，居貲殖產

甚厚。」（回紇列傳）同書又載：「田神功兵至揚州，大掠居人，發冢墓，大食、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。」（鄧景山傳）商埠地區外僑之多，即此可以想見。其漢化的事實，當然亦不能免。再者，在中國經商的外僑，多是資本雄厚，財產富足，這也是可注意的。唐傳奇小說中，常有胡人買寶的記載。（註二）外國商胡，已經形成了有財富者的代名詞。義山雜纂在「不相稱」下，舉出「窮波斯，病醫人」，彷彿波斯人斷無貧窮之理。有錢人既然可以買官，漢化的外僑，登上政治舞台，亦是理想中事。像西北邊陲的「賈胡」，在盛唐時候，已與內地通商，政府且加以撫慰，爲立店肆。（註三）所以邊陲民族如白敏中、畢誠輩，在晚唐都握得政治的權柄。（註四）由此看來，「暴發戶」集團中，有商民子弟，外僑子弟，（註五）蕃夷子弟，以及農夫工人大衆階層的子弟，（註六）朝爲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那世家望族以門第矜持的貴公子，如何能與這般新貴爲伍，於是他們要保守着殘餘的封建堡壘，另外便形成了「暴發戶」的集團。這「暴發戶」的集團，是爲了反抗封建勢力而形成，是出身於平民階層的進士

出，新組織的一種陣營。陣營成立的時代，是在於中唐以後。

(註一) 見通典卷一五選舉典沈既濟語。

(註二) 如太平廣記卷三四崔煒傳載：崔煒抵波斯邸，潛鬻是珠，得十萬緡。又同書卷六三崔書生傳載：崔生以玉盒子示胡僧，胡僧以百萬市之。又同書卷二九八太學鄭生傳載：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，有胡人酬千金。此類記載甚多，不能備舉。

(註三) 見舊唐書宋慶禮傳。又安祿山傳亦載：「潛遣賈胡行諸道，歲輸百萬。」

(註四) 案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五載崔慎猷論時事曰：「近日中書盡是蕃人。」即是指白敏中，畢誠輩而言。

(註五) 案錢易南部新書載：大中以來，禮部放榜，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，謂之色目人，亦稱曰榜花。又大中初年，大梁連帥范陽公（宣武軍節度使盧鈞）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，天子詔春司考其才，二年以進士第名顯，然常所賓興者不得擬。見全唐文卷七六七引唐末陳黯華心說。此伊斯蘭教徒登科之證。

(註六) 如元和和開進士及第之蔡京劉軻初皆家貧爲僧。（唐語林）廣德開進士及第之蘇渙，本係川中大盜。（唐才子傳）又孟郊、周匡物等，雖亦進士出身，初皆貧苦不能自保。其他家世不詳，父祖不顯的進士，當都是出身微賤的平民階層。

三 傳奇作者是新興階級的戰鬪員

以下講傳奇作者是屬於新興階級的。新興階級既是被世家大族所卑視與壓迫，則傳奇作者的含有反抗的意識與發表反擊的言論，亦勢所必然。所以一部分傳奇作品，實是作者爲了自身解放的戰鬪文獻。傳奇作者，據馮沅君先生的統計，在四十八位作者中，二十七人的行事與出身，未能考出；確知其曾舉進士的凡十五人，舉明經的一人，擢制科的一人，應進士試而落第的一人，可能是進士或制科出身的三人。由這個統計看來，傳奇作者可以說是進士，或者舉人，以及環繞在進士出身者左右的人。他們都是被卑視爲沒有門風的「暴發戶」。在他們敵意的向世家大族反擊的文告，自一部分傳奇中寫出的角色，可以看出。譬如：

枕中記——盧生，娶崔氏女。「府吏引徒至其門，追之甚急。生惶駭不

測，泣告其妻子曰：「吾家本山東，良田數頃，足以禦寒餒，何苦求祿，而今及此。」

這是譏諷盧生，何必夢中也要求官。官高招禍，反不如耕田爲農。衣冠顯赫，何甚麼可貴。

霍小玉傳——霍王小女，易姓鄭氏。李十郎遺棄鄭氏，再與表妹盧氏婚居。

這是譏諷鄭氏的淪爲娼女，李郎的浮薄無情，鄭氏被遣，無好結果。像這樣的字郎、盧氏，再加入鄭氏，他們的家庭，簡直是一塌糊塗，可鄙已極。

李娃傳——娼女李娃，與榮陽鄭氏，二人合而離，離而合。李娃終於教夫成名，「有四子，皆爲大官。弟兄姻媾皆甲門，內外隆盛，莫之與京」。

(註一)

這是譏罵那些姓鄭的雖然爵高官大，姻媾皆屬甲門，但他們都是婁子生的，有甚麼可貴。

鶯鶯傳——鶯鶯是博陵崔氏，係鄭姓甥女。少女多情，春色外露，與表兄張生在西廂私通，數月以後，其母鄭氏方纔曉得。張生赴考長安，始亂終棄。

這是譏諷鄭氏缺乏家教，鶯鶯浪漫。正是「醜事出在大家」。大家子女反而淫穢事多。

崑崙奴——崔生，父本顯僚。向父執探疾，識一妓名紅綃。卒賴崑崙奴把紅綃帶出，崔生如願以償。

這是譏諷崔氏子弟行爲無賴。

裴航——航得道後，其友人盧顯乞一言以求道。航大加教訓，言其心實，不足以教。

這是譏諷盧子心中只想着功名富貴，鄙俗已極。

柳毅傳——毅後娶范陽盧氏女，女母鄭氏。盧女原適清河張氏，早寡。再醮柳毅。（媒人如此說法。）結婚後，方知是龍君少女，即在涇陽所遇的

泣婦。

這是譏諷盧氏女兒的出嫁再醮，轉徙無定。所謂大家閨門，亦不過是水蟲的化身。

由以上各篇來看，很巧的所取角色，不外盧、崔、鄭、李這四姓。傳奇中對於這四姓，加以冷嘲熱罵，若有甚麼敵意似的。原來這四大家族，是世家大族的代表者，也就是以門戶相矜持的舊家。他們瞧不起那些以進士出身的「暴發戶」。爲了保持血統的優秀，他們的兒女決不肯與沒有門風的外姓通婚。在國史纂異上明白載出：

「高宗朝以太原王、范陽盧、滎陽鄭、清河博陵二崔、趙郡隴西二李等七姓，其族望恥與諸姓爲婚，乃禁其自相姻娶。於是不敢復行婚禮，密裝飾其女以送夫家。」（太平廣記一八四）（註二）據此，傳奇上對於這四姓侮慢的原因，當是有意的向那自相矜持的壓迫階級，採取的一種攻勢。當日這幾個舊家族對於婚姻的觀念，尙可以找到補充的說明。盧氏雜說載：